

大狼



黑色幽默文集

魔鬼训练

DEVIL
TRAINING



著
Long

远方出版社

WOLF BLACK-HUMOR WORKS

训练

喜大狼



黑色幽默文集

魔鬼训练

DEVIL
TRAINING

喜宏 著

By XiHong

训练

SMILING WOLF BLACK-HUMOR WORKS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苏那嘎

封面设计：老 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魔鬼训练/喜宏著.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1998.7

(喜大狼黑色幽默文集)

ISBN 7-80595-476-3

I. 魔… II. 喜…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839 号

魔鬼训练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125 字数：300 千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80595-476-3/I·198 定价：18.00 元



喜大狼[®]
黑色幽默文集

SMILING WOLF
BLACK-HUMOR WORKS

魔 咒 训 练

喜宏/著

DEVIL
TRAINING

by
Xi Hong

远方出版社

本文集作者权益代理人彭灵勇律师声明

喜大狼黑色幽默文集之著作权、翻译权、影视及电子游戏改编权、网上发布权及其他使用本作品（包括标志、名称、标题和内容）的权利均属作者所有，未经书面授权，本系列作品之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抄袭和使用。

Smiling Wolf Black-Humor Work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ese books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author.

谨以此书献给

- 只有多动症的兔子
- 一只黑色的跳舞猫
- 一只顽固不化的鸭子
- 一只永远的啾哈
- 一只在门外傻笑的普林茜施

——喜大猿

目 录

黑色狼嗥系列

君子异病/2
新白毛女传/39
逃进拘束衣/99
超前膨胀/133
棋城/200

黑色狼喷嚏系列

成人守则/216
我们不承认啾哈/224
蛇佬和兵佬/239
第二者的智慧/254
天罡镇地煞/263
黄脸国/278
乱摸/291
(乱摸 哇嗒 莫罗 情错
假山 禁地 有人CALL你)

黑色狼舞系列

魔鬼训练/325
极地狂奔/375

黑色狼嗥系列

君子异病

1

火车上的上铺，不是给人坐的。硬要坐，只好低头。人自然是要经常低头的，钻洞之类自不必说，就是看书——譬如说看我写的这个无聊但有趣的故事，也得低头。很少有人能昂着高贵的头颅，器宇轩昂地正视书上的事实与非事实。似乎尊者也不能例外。所以我常想，那些作家真狡猾，在市面上赢不得铜钱的尊敬，便写一部又臭又长的书哄人向他低头致意。

于是我就乘着下铺上的人蒙头大睡，极自然地坐到他的脚边。他的臭脚边上摆着一本消遣的书，封面花的骇人，随手一翻，里

面的情节，也花的骇人。我已人到中年，诸如此类的事，能经过的，都已经过；不能经过的，怕是这辈子也无望经过。便觉得不值得向这本与臭脚为伍的书低头。免得勾起悬想，徒增烦恼。呆坐了一会，渐觉无聊。心里一无聊，身子底下就百般地不自在，似乎有什么小虫在席间潜行。这当儿，一个女人的身影横过来定住。我回过神来，见是我们局里的潘工。潘工徐娘半老，衣着体面，上班时常见她在鲁副局长的办公室里大声说笑，因此大家断定她是个人物。我未敢怠慢，忙起身道：“潘工，您也出差了？”

潘工笑笑，就势在对面铺上坐下，说：“出去跑了半个月，累坏了。小王，你真用功啊，上车还看书，职考怕是要拿头一名哩！”

我听了不悦。传说下一轮晋升就要开始，中升副高僧多粥少，一时中年人等都攻外语且忌讳喊“小×”。潘工属于那种眼瞪浅的女人，对我们年少几岁的，偏要小×小×地喊，以便造成某种心理定势。但她的老校友鲁副局长又兼评委会主任，不便和她计较。便笑说哪里哪里看的不过是别人的小说不是英语，再说我等后生如何敢和你们前辈竞争。

潘工受了恭维，并不高兴，越发满腔忿懑的样子，说上次就该升了，只是他们处一个骚狐狸不知和局长搞了什么名堂竟把她给拱掉了还是鲁副局长英明正直可惜只是副的。我对单位里的人事向来淡漠，反正只要搞好工作到时随大流不前也不后修成正果就是了。就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陪坐，心中更觉无聊。西装短裤底下似乎确有什么小虫乱爬。但潘工正说得上劲，不便起身打扫，免得她误会我在赶她。她已经扯到火车如何脏，要是正高就可在软卧享受空调。恰在这时，我觉得一只小虫拱进裤腿且极快地窜进我的禁区。我颇不安，正待斟酌词

句起身打扫，潘工却扯到房子。她爱人是副高住房已经比我“更上一层楼”，但她却愤怒地声讨办公室贾主任，说那不学无术的家伙既非高知又非高干住得比她还宽敞。这当儿，小虫已旅游到我的最要紧的地方且似乎有长期驻扎的意思。我情急生智，抓过那本书以自然放松的姿态将那地方掩盖起来，又腾出一只手去驱逐小虫。不料那小虫受了骚扰，竟虫性大发——在我最最要紧的地方叮了一口。这一叮不打紧，我那地方立刻奇痒无比。我只得暗暗搔弄，但因书的面积有限，手指的位移不能过大。否则露出破绽显得不雅。不雅倒也罢了，要是潘工认为我无礼，回去渲染一番岂不糟糕。别人认为我糟糕倒也罢了，要是她的校友鲁副局长也认为我糟糕，我岂不糟糕透顶？我心中叫苦不迭，很想抽身尽兴搔痒，但又一想，算了算了，她好歹也算个要紧的人物，比起她来，我那要紧的地方也不算太要紧了。反正该说的都快说完了。“最后的胜利往往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不要因小失大才好。

但潘工并没有离去的意思。她饶有兴趣地看着我，忽问：“上车的时候我看见你了，本想喊你帮我提一下包，后来发现有人送你，我也就没有打扰了。”

这话很曲折，包含着但凡饶舌的女人都感兴趣的问题。因为送我的是个穿着时装很漂亮的姑娘。她是我出差前去办事的那家公司派来接待我的公关小姐。这姑娘名叫尤丽丽，热情大方且服务周到颇为称职。非常难买的卧铺票就是她帮我搞到的，最后还让公司派了车送我上火车。这当然完全可以向潘工解释清楚，但我不想多说，一来要紧的地方正要紧着，不可再节外生枝引出新话题，二来也怕勾起潘工的宣传热情，回去加油添醋地饶舌。我就淡淡地说：“那是过去的老同学，在那边工作，正好碰上，就送一送。”

终于，广播里说餐车开餐了。潘工自知我还没有熟到可以请她吃饭的地步，而她更不会为我破费，便推说已经买了餐票，告辞而去。

我如同听到大赦，她前脚走我后脚就跳将起来，慌慌张张爬上上铺拿了肥皂盒就往厕所跑。我知道肥皂可以止痒的。但不料厕所外面排着队。见我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排队的人都拿眼睛横我，好像我要来抢饭碗似的。我无奈只得重新爬回上铺，侧身躺下躲过对面的视线，把肥皂抹到痒处。不料肥皂抹上，痒是止住了，却又痛了起来。想来刚才乱搓时把皮搓烂了。

但痛总是比痒好熬，熬过一阵之后，便麻木了不再痛。只是后来走路时不敢奋进。我想真他妈糟糕，回家怕是要搽些药才好。我没有想到更糟糕的还在后头。

2 火车到了我们所住的城市，潘工喊我帮她提包。见我走路不大方便，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只好说脚坐麻了走走就好的。出了站，她打电话给鲁副局长。说派个车来接她。蒙她好意，车来之后，先把我送回家。

回到家里，烧水洗澡。那地方已有些红肿，叫水一激又痛了起来，我想不要发炎才好，洗过之后，便取过红药水搽了。我怕染了衣服，便开了电扇扇风，好让药水快干。不料热身子这么一吹，竟打出两个喷嚏来，头也有些疼了。

妻子下班回家，我强打精神和她共进晚餐。十多天未见

面，家常话不免扯得很多。我问小波在幼儿园病了没有你星期天回我家看了我爸妈没有。我妻含嗔道：“你问这问那也不问问我怎么样。”我说：“你这不是好好的嘛，看见了还用问？你不要怪我不想着你，我还给你买了条裙子呢。”她撇撇嘴说：“谁稀罕你的东西。你每次给我买的东西都不合我的意。”我不理会她，故作自信地笑着，亮宝似地把裙子拿出来。那是件月白色的两件套法式裙，优雅大方又很显线条的。我妻子在镜子前比划，满意地笑了，说：“看不出你还有些长进。”我说：“我哪里懂行，这是请高参帮我挑的。”

我妻子就回过头来，眉毛一挑，问：“高参？你还有高参一起逛街呀？！”

那是尤丽丽在饭店门口的商店里帮我选购的。如果照直说了，反而不妙，便含糊地说：“是开服装店的个体户帮我挑的，人家做生意还能不内行。”

我妻子释然而笑，悉心试衣去了。

到了晚上，我头痛的厉害，找来感冒药吃了。两人分别十多天，照理要温存一下，可我却打不起精神来。我妻子又见我走路像挂了秤砣，心里生疑，便仔细盘问。我只得从实招来，把火车上的一幕讲了。我妻子笑过以后，硬要亲自视察。她这人对于卫生方面的事，一向仔细，一见那个红头怪物，便惊叫起来。我说那不过是红药水。但她十分不依，非要我再搽风油精不可。我知道风油精有刺激性，搽了很痛的。但她坚持要搽，说无名肿毒、蚊虫叮咬，搽风油精最好了。如今性病流传，艾滋病也发现了多少例，火车上那么脏，谁知道什么人坐过。还是尽早消毒为好。我知道她想的太过份了。但又想何必为这样一件小事和她顶牛呢。算了算了，搽就搽吧，有点小痛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就让她拿来风油精搽了。那玩艺果然厉

害，搽到痛处，如火烧火燎一般，我咝呵不已，如同咬到辣椒尖尖。总算那痛劲儿不长，熬过一阵之后，便归于平淡。但好事总是做不成了，两人各自安息一宿无话。

我们单位的老例，出差超过一周的，可以在家休息一天。我就趁着这天休息。去看我的父母。

我父亲原是广播电台的老编辑，现在退休在家。人虽在家，心依然在广播上。两眼一睁，就开始听广播。从早晨的天气预报直听到半夜的京戏。我妻子正是因为他这般天昏地暗地听才逼我搬出另过的。她不明白我爸爸对广播有感情。从前“东风浩荡红旗展，电波千里传喜讯”，广播是个圣物。我爸就是为“特大喜讯”、“最新指示”的忙碌奉献出盛年时光的。现如今电视后来居上，全国人民吃罢晚饭就看那彩色盒子里的一个人如何翻动嘴皮把他想说和不想说的事儿一古脑儿抛将出来，若不想听他聒噪也可欣赏他那最为正派的脸模子或是飞机打滚油轮着火赛车大翻跟头。但我爸宁可听有声没画儿的广播，就像有人听不来毛阿敏韦唯就觉着还是样板戏顺耳似的。大抵是爱之过切，我爸对广播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往往听过之后就 and 收音机对骂，骂广告太多骂新名词太多骂特大喜讯太少。我妻子建议我带老爷子去精神科瞧病。我当然不敢。别看他在大院里是小孩也敢调笑的好老头，关上大门却是要摆家长威风的。这一点我和我大哥从小都牢牢记在吃过无数次“笋子烧肉”的屁股上。我犯不上惹来一顿臭骂。再说在家听收音机总比打拳钓鱼安全，出去叫车撞坏了难得收拾。

我上得楼来，就听得广播声大作。我强盗也似地砸门。直砸得楼上楼下探头看了，我妈才姗姗来迟开了门。

进了门还没问候，我妈就告诉我老爷子近来心情不好，要

我不要惹他。因为近来对农广播增加了一个猪快长的节目，说给猪饲料加些什么药水猪就可以吹气似地发起来。我老爷子当年在干校时养过猪，后来又搞对农广播，硬是不相信有这等奇事。而猪快长的广告是每天都有的，所以老爷子每天都难受一番。我说他不会去电台提个意见，让他们少放一些，熟人熟事地还不好说话？我妈说你还不晓得老爷子的脾气，在单位里比羊还老实听话。他是副高房子却只给了两房一厅还是西晒，也没见他去单位放个响屁。

老爷子从收音机前拔出身，见了我就说我黑了，说我黑了之后就大骂“什么对农广播，简直是对猪广播”。我不理会他，拿出给他买的他喜欢的乌龙茶。他便像小孩子转怒为喜。

我那要紧的地方没有恶化，也许是红药水加风油精起点作用。但骑车出了汗，又渍得有些疼。我就脱了外裤，抓过蒲扇扇汗。感冒还没有好，不敢用电扇吹。老爷子经过，看到渗到裤上红而油的斑点，大惊失色，然后就声色俱厉地问我是不是在外面乱搞。我不得不把小虫故事仔细讲过。我爸爸知道我从小给他打怕了，不敢不说实话，便安慰我说：“二宝，长点小疮，不要紧的，你要有思想负担，搽点药就会好的。现在还痛吗？”

我说不大痛了，就是那个肿包还没有消。

他就严肃地开导我：“有了病，积极治病就是了。既来之，则安之。这种药不行，换一种也许行。我告诉你，早年间我也得过这种病。那是在干校，养猪，又累又脏，还没有水，忽视了个人卫生，结果那地方长了个疮。离城里远，去不了卫生院。又不敢和同事讲，怕人家笑话。只好忍着，结果越搞越厉害。没有办法，我就倒了半碗酱油来泡。说也怪，泡了大半夜，第二天就消了肿，后来就收口好了。你这种疮，搽了药不

好，不妨泡点酱油试试。”

说罢，也不问我，就喊我妈倒半碗酱油来。我懊恼不已，后悔刚才大意，让老头子看出破绽来。老头子闲来无事，一有点什么，还不当个事来办。我妈听说要泡疮，也很积极，倒了一大碗酱油端来，说：“这是好酱油，你爸吃凉拌菜就这么生拌，不用煮的。”

老爷子见我不吭声，又做工作道：“二宝，你不要怕。我这是有科学根据的。广播里说，烫伤了没有别的药，可以搽酱油。再说我自己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真理。你不要不好意思，都是你爹妈，从小给你把屎把尿的，你再大也是我的二宝。”

我妈见我苦着脸，低声劝我道：“二宝你不要发犟，你爸也是为你好。老爷子既发了话，你好歹泡一泡算了。再说你老子都泡得，你做儿子的还泡不得？老爷子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马上小波要过生日了，你爸说把小波还有小波妈都接过来聚一聚，你不要为这点小事惹你爸生气。”

我妈一说小波生日，叫我想起了一桩事。如今市面上时兴一种带保险轮的新式小童车。小波闹了很久要买，但那价钱却和大车差不多，相当我一个月的工资外加各种补贴。我妻子一直不舍得买。后来我在外地工作的大哥出差来看我爸，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法子讨到老爷子的好，老爷子竟慷慨解囊，给我大哥的儿子买了一辆带去。我妻子就忿忿不平起来，闹着我跟我妈说小波也要。我妈自然向老爷子汇报，他已经基本同意，说小波过生日时送他一辆。如果为了一碗酱油闹僵了，我买的两筒好茶叶算是丢到水里去了，而且老爷子怪脾气一发，小波的车一定告吹。小波的车吹了，我妻子就会跟我忿忿不平。我想算了算了，犯不上为了这点小事闹得合家不欢。我且应承下来，到厕所里倒了就是了。我就接过酱油碗，说：“好好，我

泡我泡。”

到了厕所刚要关门，我爸爸却端了个凳子跟着进来，说：“你坐下来，才好泡。”见我端着碗没有动静，又端了个小凳在门口坐下，摇着蒲扇说：“你把门开着，透风，凉快，我给你把门就是了。”

这意思很明确。看来这回得动真格的了。好在是酱油，还不是醋，醋可就更厉害了。再说风油精都用过了，还怕酱油吗？泡一泡不就过去了。我就宽了衣，泡将起来。

酱油当然有些刺激性，不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风油不是疼。我爸见我听他的话，又心疼我起来，用力给我打扇。我妈在外面也关心地问：“泡了？”我爸认真地点点头：“泡了。”想想又添上一句：“泡完了不要倒了。一会儿拌黄瓜还可以用的。”

我妈唠叨说：“这还能用吗？怪别扭的。”

我爸却无端吼起来：“别扭什么？酱油是消毒的！在干校那阵，我泡过的酱油还做了菜给全连同志吃了呢！这是好酱油，倒了不浪费吗？你又没有发财，又没有升官，你摆什么阔？！我看你的富农根子还没有改造好！”

我妈便不敢再吱声。后来果然就用这酱油拌了黄瓜。我爸心怀坦荡，一面听着猪快长的广播，一面照吃不误。因看着他的脸色，我妈和我也勉强吃了几口，闹的我别扭了一天。